

看世界

李正宇

# 街头运动进奥运

5月16日,上海,一项全新的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在黄浦滨江城市公园拉开了帷幕。

没错,这与奥运挂钩,决定选手能否在7月决战巴黎的比赛,并没有选择篮球场、田径场、游泳馆、体育馆等传统运动场所,而是在听上去就“更年轻、更包容”的城市公园开赛。此次比赛的项目同样体现出“更年轻、更包容”的特色,它们分别是霹雳舞(Breaking)、攀岩(Sport climbing)、滑板(Skateboarding)和自由式小轮车(BMX freestyle)。

在为期4天的比赛里,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464名运动员在此展开激烈角逐,争夺150余个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

与传统顶级赛事不同的是,本次比赛更像是一场盛大的城市嘉年华。在这里,将现场气氛带入高潮的街舞舞者居然是比赛的裁判,小观众们也在各自的座位上隔空斗舞,引得阵阵喝彩。体育赛事以往鲜明的“边界感”正在变得模糊,选手和观众的物理距离和身份距离都被拉近了。

整个时尚运动街区既是赛场,也是舞台。体育虽是主角,但音乐、艺术、潮玩、街舞等“配角”也丝毫不落下风,各种元素碰撞、融合,仿若一场热闹非凡的派对。

6月20日,匈牙利布达佩斯作为此次系列赛的第三站,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北京时间6月24日凌晨,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布达佩斯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最终,中国队在霹雳舞、攀岩、滑板、自由式小轮车4个项目中共收获12个奥运参赛资格。加上此前已经在上述4个项目中拿到的资格,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共获得3个霹雳舞席位、7个攀岩席位、4个滑板席位以及2个自由式小轮车席位。

为什么是这4个项目?

事实上,革新正在成为奥林匹克新的关键词。最近几年,国际奥委会不断对比赛项目

“它们都是城市街头运动,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流行。”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副部长皮埃尔·弗拉特·巴迪说,“它们体现了年轻一代对竞技体育的新喜好。”其内核在于挑战和创造,不仅与传统体育项目一样强调竞技性,而且还彰显出极强的创造性和观赏性,特别契合年轻人的个性化表达方式。

运动项目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奥林匹克宪章》规定,体育项目要列入夏季奥运会比赛项目,必须有公认的国际基础。一个运动大项,男子项目至少要在75个国家和地区及四大洲广泛开展,女子项目至少要在40个国家和地区及三大洲广泛开展。此外,年轻人广泛参与也是重要加分项,将广受年轻人喜爱的运动纳入奥运竞赛项目有助于奥运会吸引更多年轻观众,为奥林匹克精神注入新鲜血液。

以霹雳舞为例,它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是一种个人风格很浓的技巧性街舞。其动作灵感广泛借鉴了巴西战舞、体操技巧、中国武术等不同体育及艺术形式,可大体分为摇滚步(TopRock)、腿部动作(Footwork)、极速定格(Freeze)和力量技巧(Powermove)4项内容。比如,在杭州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就在霹雳舞中融入了包括龙拳、醉拳等在内的中国元素,最终中国选手刘清漪获得霹雳舞项目女子组冠军,并获得了直通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霹雳舞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原创性,每位运动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而,相较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霹雳舞的表现力更强,更容易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赛感受。攀岩、滑板、自由式小轮车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在滑板比赛中,选手的路线、动作甚至穿搭都可以自主决定,这显然将成为技巧之外又一场值得关注的比拼。

事实上,革新正在成为奥林匹克新的关键词。最近几年,国际奥委会不断对比赛项目

进行调整。比如,东京奥运会新增了空手道、滑板、攀岩、冲浪等比赛项目;即将开幕的巴黎奥运会新增了霹雳舞,并保留了滑板、攀岩、冲浪等项目;两年后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又纳入了滑雪登山等新兴项目。这些新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走进奥运会,正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态度,即追求自由、表达自我、勇于挑战和不断创新。这种精神与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不谋而合,也是奥林匹克精神能够跨越国界、文化和年龄,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重要原因。

回望2021年7月20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投票表决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Faster, Higher, Stronger)”的基础上,加入“更团结(Together)”,这也是奥林匹克格言百年来的首次修改。而4项街头运动“加盟”奥运会,势必带动东西方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参赛者与观众提供了解和体验不同文化的机会。这样的互动交流不正是让年轻一代“更团结”的又一次契机吗?

从黄浦江到多瑙河,从历史的传承到时代的奔涌,新的生命力量正在不断注入奥运长河。

# 骑着单车逛巴黎

王子江 赵建通 王安浩维

巴黎市政府宣称奥运会期间“100%可骑行”,为此配备了4.6万辆共享自行车。记者决定考察一下骑着单车“看”奥运会的可行性。

早上7点多,坐地铁到荣军院站下车,出站不远就看到三辆共享单车。按照英文提示,用手机扫码下载APP,输入姓名、手机号和电子邮箱注册,国内的手机号也没遇到问题,最后输入信用卡信息就算注册成功。扫码成功后,拔出锁芯,就可以骑行了。

骑车沿塞纳河左岸顺流而行,左手就是荣军院高高的穹顶,周边巨大的开阔草坪区域围着栏杆,变成了一片工地,这里将被建成临时体育场,承办奥运会射箭比赛,同时也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

往前骑行不远,右侧就是亚历山大三世桥,大桥上面,面对下游搭建了临时看台,加上河右岸的观众坐席,据报道大约有

6000个座位。奥运会期间,这里将举办公路自行车、马拉松游泳、铁人三项等比赛。

亚历山大三世桥被称作塞纳河上最华丽的桥梁,由于搭建了看台,两端被栅栏围住,看台后面有一条窄的通道,记者没有过桥,继续沿左岸骑行。从荣军院桥过河,停车远望,在桥上可以看到右岸栅栏围挡起来的大皇宫,这里将举办击剑和跆拳道比赛。大皇宫旁边,就是协和广场,作为巴黎最大的城市广场——协和广场将举办三人篮球、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和滑板比赛。

需要指出的是,塞纳河两岸道路上都设有奥运专用车道和自行车道,部分自行车道是从人行道上开辟出来的,崭新的交通线说明车道设立不久。过桥后,沿右岸继续行进,埃菲尔铁塔闪现在眼前,大约两公里过后就来到铁塔对面,上方巨大的五环标志告诉人们:奥运会来了。

穿过奥斯特里茨桥,第三次跨过塞纳河,顺流折返,很快抵达挂满奥运会和残奥会标志的巴黎市政府,这里将是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起点。

穿过伊耶纳桥,300多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就在眼前,只是周边同样被栅栏围起。铁塔体育场将承办沙滩排球比赛,铁塔后面的战神广场将承办柔道和摔跤比赛。铁塔下面的特罗卡德罗广场将举行开幕式庆祝仪式以及运动员的庆祝聚会。

稍作停留,记者从铁塔旁边的道路返回,两边大理石构筑的古典建筑旁是随处可见的脚手架和围栏,可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届奥运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凉爽的清晨骑行而过,经过奥赛博物馆,里面珍藏着梵高的《星夜》、雷诺阿的《红磨坊的舞会》以及塞尚《玩纸牌的人》等印象派大师的名作;经过国民议会,大厦前挂起了巨型的奥运装饰标志,前面的雕塑也打造成了奥运主题形象;对岸的杜乐丽花园和卢浮宫也一闪而过……

塞纳河上的旧书摊开始陆续营业,巴黎圣母院耸立的双塔越来越近,但更加显眼的是为了修复这座5年前被大火焚毁的教堂搭建的密密麻麻的脚手架,脚手架旁一幅巨型宣传画上,是巴黎2024的标志。继续前行就抵达奥斯特里茨桥,7月26日,运动员们将从这座桥出发,沿着记者一路骑行的路线,参加一场奥运会历史上独特的开幕式。

穿过奥斯特里茨桥,第三次跨过塞纳河,顺流折返,很快抵达挂满奥运会和残奥会标志的巴黎市政府,这里将是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起点。

市政厅旁就有一个自行车停车点,在手机上点击结束骑行,按照APP要求拍照上传后,骑行结束,总共花费12.90欧元,约合100元人民币,骑行距离9.58公里,耗时1小时38分。

其实按照开始骑行前的提示,每次骑行半小时以内只需要1.75欧元,但最后的收费包括:开锁费1欧元、骑行费8.9欧元、停车罚款3欧元。问题是我们中间从没有停车,只是与一位旧书摊老板聊了会儿天。APP提示:因为中间10分钟没有检测到位置,自动结束行程。也许是记者不了解规则,但巴黎的共享单车,的确不算便宜。

但在这个巴黎的早上,记者一路遇到了很多美好:认识了旧书摊老板法布雷,他守在塞纳河畔一个摊位已经整整35年,更令人惊喜的是,我们花10欧元买到了两张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海报;我们在荣军院体育场外面认识了早餐摊点服务员哈桑,来自摩洛哥的他已经在这个简易餐车旁工作了3年,他期待奥运会的开幕,因为奥运会将给他带来更多的生意;我们还认识了一个8岁的身穿姆巴佩球衣的小男孩,他正在埃菲尔铁塔旁边和妈妈一起晨跑;我们还在铁塔旁遇到了一对中国新人,他们在五环标志下手持巨大的喜字拍婚纱照。

一想到这些,记者便觉得这次价格不菲的共享单车之旅不虚此行了。(据新华社电)



悦读

# 美国医保体系

过去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怒火中烧地签下了

美国真的是充满梦想的乐土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其新作《美国的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在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美国的弱势群体正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安格斯·迪顿结合自身经历与经济学视角,审视了美国的医保体系、养老金、收入分配等重要议题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

以医保为例,作者完整记述了自己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的历程,并吐槽道:“无论是从一位经济学家的角度,还是从一名患者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都让人晕头转向。”他称这次经历为“一场‘美国政策核心问题的实证研究’,并给这个章节取名‘美国医疗保障体系“历险记”’。

根据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发布的报告,2022年美国健康相关支出接近4.5万亿美元,占GDP的17.3%。4.5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2022年,全球排名第三的经济体日本GDP为4.23万亿美元;2023年,全球排名第三的经济体德国GDP为4.4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将美国医疗支出视作一个独立经济体,其经济规模竟力压德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

更令人不解的是,花了这么多钱,效果却不怎么样,美国公民的人均寿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排名倒数第二。不仅如此,看病开销也在快速增长。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的数据库,自2008年以来,美国医保免赔额的增长速度是工资增速的8倍。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判断一个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优劣主要看医保覆盖率、费用和人均寿命3项基本指标。以此衡量,美国医疗保障体系耗费天量资金但效果不彰,可谓“保犹未保”。

在作者笔下,关于美国医疗保障体系还有不少抱怨。比如,缺少关于诊疗水平的有效信息。“虽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医院进行了排名,但并没有关于骨科医生排名的报道……我在手术前曾与几位外科医生交谈过,自然可以判断出是否喜欢某位医生或是和其相处时是否舒服,但考虑到我要将人事不省的自己托付给他们,这种了解显然还不够。”

又比如,缺少关于费用的有效信息。医生会告诉患者一个收费区间,这些费用是“可以协商”的,“就算不是和我协商,也至少是和我投保的保险公司协商”,但协商结果严格保密。当然,保险公司会告诉客户他将支付哪些费用、不支付哪些费用,但告知信息里显然不包括合同文本里的“猫腻”。

作者举例说,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支付的是“保密价格”的90%,而不是全价。术前,麻醉师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说不接受保险公司4500美元的报价,要求支付6000美元,需要他签署“知情同意书”。鉴于保险公司认可的报价只有4500美元,且只报销其中的90%,他个人需要负担的费用不是600美元(6000美元的10%),而是保险未覆盖的1500美元加上450美元(保险覆盖的4500美元的10%),共计1950美元,比“理论金额”的3倍还多。作者在书中抱怨:“我当时很想给麻醉师一拳,而不是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我在昏睡

如果仅仅停留在吐槽上,那就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作者的写作重点了。作者的关注点是制度设计。

医疗保障体系十分复杂,牵扯利益众多,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找平衡。像美国这般不计后果在制度制定上来回反复的着实不多见。尤其是进入21世纪,医保改革屡屡引起社会争论。

布什政府的多数官员更笃信市场的力量。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人们自己花钱,市场的魔力就可以帮助医疗体系变得更好、更便宜”。紧随其后的奥巴马政府则推出了《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又称“奥巴马医改”,其中包含了要求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强制令”。

作者在书中对这些方案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引用了不同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一部分人坚信,政府不应插手医疗服务,而应放松对医疗的监管,这样不仅能够通过市场竞争降低价格,而且还保住了人们选择的自由;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国家有义务保障基本公平,消费者的需求是必须尊重,任何人都不能因为既往病史被拒绝投保。

而作者的观点是,以上各学派仍在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的理论中打转。阿罗在1963年曾就医疗保险问题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文提出,社会很难在兼顾个体成员需求和愿望的前提下做出集体选择。医疗保险市场会一直受困于逆向选择——健康人口会因保费高于预期支出不愿意参保,只有那些身体欠佳的人才愿意参保,而后的医疗支出庞大,因此保险费用可能会上升到令人望而却步的水平。这就是著名的“死亡螺旋”:保费螺旋式上升,保障范围螺旋式下降。

对于究竟怎样的医疗保障体系更适合美国,作者尚未得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其看法似乎与书中援引的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维克托·福克斯的观点比较相近:“有充分理由证明,不同国家应该有不同医疗体系。但考虑到每年上万亿美元的超额支出,美国人为自己的独特‘品位’支付的代价,显然太高。”

医疗保障体系仅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得比较深入的问题之一。快餐店、黑帮和最低工资,收入不平等,收入之外的不平等,退休、养老金和股市等,该书展现了经济学界在这些议题上的交锋。

美国正在帮助富人掠夺穷人的财富吗?书中有答案。

